

从全球化、现代性到全球现代性*

——阿里夫·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理论

李世涛

提 要 | 全球化、现代化、欧美现代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它们不但包含着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因素,而且都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和意识形态倾向。阿里夫·德里克深入研究了现代性的知识谱系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各种理论,在反思、评析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现代性”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也为我们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和启发。

关键词 | 全球化 现代化 现代性 全球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 G0

作者信息 | 男,1969年生,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00029。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当今活跃在欧美学界的重要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史学家。近年来,他致力于现代性、全球化研究,提出了“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理论,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赋予了其丰富的含义,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全面介绍其现代性理论,希望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性研究。

一、全球现代性的概念链

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殖民现代性等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分别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德里克逐一分析了这些概念的优劣,综合了它们的积极因素,提出了“全球现代性”(或“全球化的现代性”)的概念。

1. 全球化

全球化现象早已有之,20世纪下半叶,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空前增强,全球化浪潮再次引人注目,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与一体化对立的本土化或“全球本土化”[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语]。实际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种运动:“整合与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过程——即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的自由重新分配——的两个方面……合成与耗散、整合与分解的共存与交织,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可纠正的。”^①各种全球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性也是明显的:为了取得全球的一致性、一致性而压制差别、不同;用整体、必然、全球压制局部、偶然、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中的西方艺术思潮”(11BA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页。

方。在德里克看来,全球化强调欧美模式的重要作用和示范性,甚至有意隐瞒殖民主义扩张的作用,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全球化话语也是一种目的论,全球近500年曲折而丰富的历史被简化为自觉地向全球化目的的发展,不但漠视了全球化的众多可能性,也忽视了形塑全球化力量的权力关系,把它们作为偶然的、地方的现象弃之不顾,根本不愿考虑它们当时所起的作用。但是,全球现代性可以纠正此偏颇:“全球现代性的证据指向了保留殖民主义中心性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在理解过去的全球化力量方面,更在于理解殖民的过去在建构现状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①

2. 现代化

现代化是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Parsons)等学者的发明,它无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抹杀了现代国家的实际国情,乐观地把发达国家的现代进程作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希望以模仿、复制的方式促使各个国家与地区迅速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它无视其他社会的现代因素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没有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它不但没有质疑欧美现代化的霸权,反而续写、强化了这种霸权;它还是一种目的论,强调复制就能够获得发展和美好的前途,就能够走向现代社会,这种乐观主义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现代化的弊端和阴暗面,其希望也是注定要落空的。为此,在思考现代性问题时,应该警惕现代化意识的干扰。

3.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提倡多元、差异,作为“变得自觉和自我批判的现代性”,有助于挑战欧美现代性的霸权,批判现代性的局限,但它却无视发达国家现代性的殖民主义性。因此,应该重视后现代主义对欧美现代性的质疑,但也要承认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有限的,而且,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共谋也不容忽视。

4. 现代性

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存在着种种问题,对它们的反思成为催生现代性理论的动力之一。而且,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它涉及了全球空间和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性概念出现于这样的时刻:“只有在非西方社会的权力资源不断增加,可以回过头来向西方发出声音并得到聆听的时候,一系列的范畴才会显露出来,而对它们的建构和利用就必然会引起权力关系的出现。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就是指出这种权力平衡发生变动的征兆。把它们当作实体化的时间或空间的范畴(比如后现代性)而加以排斥,就会忽视此过程中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维度。”^②当然,后现代主义也促进了现代性话语的产生。这样,就出现了诸多的现代性话语。它们都是从各自方面对当代社会的把握,各有侧重、偏颇,也都需要反思和修正。

5.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或者欧美现代性)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现代性,它已经成为全球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条件:“对现代性既作为物质状况又作为意识形态状况的意识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并且塑造了我们对未来和过去的看法。”^③这样,欧洲或欧美的现代性甚至已经成为讨论任何现代性的前提。实际上,它最初只是欧洲的现代性之一,但它压制了欧洲的其他现代性,并最终取得了世界的霸权。一方面,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形成现代世

^①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2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②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204页。

^③ [美]德里克:《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一种批判性的讨论》,周宪、童强编:《现代与传统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界、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它的黑暗面、霸权、压迫性和殖民性有着极强的破坏力，也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因此，既要肯定欧洲现代性的历史作用，又要承认其殖民主义性和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能绝对地扬此抑彼；要承认欧美现代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后果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也要挑战其霸权地位，发掘其替代性方案。同时，在批判其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时，也应该关注现实问题，防止走向另一种极端：“过多关注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也掩盖了当代现代性的根本问题。”^①

6. 殖民现代性

殖民主义促进了欧洲中心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并形成了其世界霸权，影响巨大，甚至现在也无法回避它的存在。尽管如此，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它的合法性、霸权地位、影响都受到了挑战，迫使我们正视其起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常人们认为，欧洲现代性是自主的，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的优越性和示范性足以诱使其他社会进行效仿。实际上，这种现代性只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压制了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推动下，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最终在全球推广开来。

全球化、现代化、现代性等理论都是对当代世界的把握，但它们存在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这样，就需要一种现代性理论，它既要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又要放弃资本主义发展目的论，尽可能地包容现代性发展中不同的历史轨迹和各种可能性，即包括了欧美支配的现代性和其他地区的现代性，以区别于现代化。德里克提出的全球现代性就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产物，它灵活地穿梭于这些概念之间，吸收了这些概念的优点，克服了它们的缺陷。同时，它还质疑了全球化概念和早期的现代性概念。因此，它就具有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把现代性界定为全球化

的现代性允许人们承认现代性在其全球化过程中的辩证法。在其方案中全球化的现代性与欧洲起源的印记有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比诸如后现代性或全球化这类概念较少受到欧洲起源的束缚。它既表明了当代现代性的统一，又表明了当代现代性的分裂，在当代现代性中，欧美支配的现代性的遗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又受新的压力的束缚。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现代性，作为当代的条件，不是以现代性的瓦解为标志，而是以其围绕一个全球性中心的重构为标志，尽管必然是一个缺席的中心。”^②

二、现代性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现代性的复杂性吸引了许多学科的介入，也决定了其研究思路、方法的多样性。在德里克看来，有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着眼于社会的内部特征，首先制定一套现代社会的标准，然后以此为根据，判断具体的社会是否是现代的。第二种方法是结构的方法，它深受“世界体系论”方法的影响，把现代性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区和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区都是现代的，落后、先进之别取决于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但很难对它们进行内部、外部的区分。^③就德里克的研究而言，他是倾向于后者的，并把以下方面贯穿于其研究之中。

首先，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本质观，从关系角度理解现代性。现代性不是实体，也没有固定的、单一的本质与发展模式，不能以本质主义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相反，现代性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这

^① [美]德里克：《全球化的现代性、文化及普世主义的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些力量角逐的“力场”或“场域”，应该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它。因此，需要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视角，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场域的各种因素作用下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或地区都是现代的，或者说，与这个体系发生关联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国家或地区都是现代的，并据此来研究各种现代性现象。这样，就应该从全球的视野、全球的时空关系来看待形塑现代性的力量和现代性的后果，以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性。例如，蒙古人的入侵加剧了欧亚大陆的交流，这样的密集交流引发并刺激了全球性的变革，并具有全球的意义，同样，欧洲入侵美洲也具有了类似的意义，这些活动客观上都加剧了全球的交流。从全球的角度看，这些交流是促进世界结构变化的动力，也是其结果，参与形塑现代性的力量、现代性的后果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其中，亚洲与欧洲的交流、欧洲与美洲的交流都离不开欧洲，它的中介作用非常重要，对现代性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如果缺乏了关系的视角，就无法理解现代性的无中心性和多极性。

其次，根据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实践来把握现代性。现代性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地存在于政治、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和实践中，诸如科学、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等，只有把握了它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现代性。这些价值观和实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与欧美现代性相伴的特殊现象，通常只有根据西方的现代观念才能理解它们。究其实质，“欧洲人把他们的价值观和实践视为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并且通过对全世界的奴役和殖民化来继续证明这一点。通过扩张、征服和殖民主义，这种特殊版本的现代性从18世纪起开始变成全球性的，消除了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则是由一些产生出欧洲现代性的相同力量所产生出来的”。^① 这样，通过把它的价值观和实践普遍化，欧美现代性也随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再通过压制、消除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最终把

特殊的、地方性的欧美现代性转变为普遍性的全球现象。实际上，欧美现代性与其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实践彼此需要，相互支持。因此，需要根据后者把握现代性。如今，欧美现代性所产生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后果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能离开的重要部分。因此，应当承认欧洲现代性的重要作用，无论欧洲在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的变革作用都是现代性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再次，要历史地把握现代性，把现代性及其话语历史化。欧洲中心主义（或欧美）现代性最初是一种偶然的、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它出现以后，在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凭借其武力，进行了全球范围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通过压制自己过去发展的可能性、其他地区发展的可能性，最终成为具有全球霸权的现代性。现代性话语为这种实践提供了价值、理论方面的支持，并成为其意识形态的表征。因此，必须把现代性及其话语历史化，反对抹杀其历史并把它完全合法化、永久化。

德里克认为，历史地研究现代性，必须考虑三个因素：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的重组和研究对象在重组中的位置。其中，位置包含了时间、空间两个方面，需要涉及研究对象在资本主义兴起、欧亚大陆、全球中的位置。具体到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欧亚大陆是其不可或缺的环境：“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胎于横贯欧亚大陆的多元世界体系，而欧洲最终从18世纪开始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此时全球也被带入到这种世界体系的范围中。”^② 其中，蒙古人的入侵使欧亚大陆的交流具有了不同于此前的重大意义，使欧亚大陆成为我们所了解的样子，而且，也只有在这

^① [美]德里克：《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一种批判性的讨论》，2010年，第82页。

^② 同上，第91~92页。

个事件以后,我们才可能判定现代语境中欧洲和中国的形成期。欧洲对美洲的侵略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样需要我们的注意。

这样的交流产生了一个新的亚欧世界体系,其内部交流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欧洲社会出现了西欧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后,它才向其他地区扩张并取得了世界霸权。在东亚,各种措施强化了帝国的地位,明清王朝的“中国”也形成了。在经历了“郑和下西洋”短暂的开放后,虽然明朝采取了严格的“闭关”政策,但并没能阻止东亚世界体系内的交流,明、清也较为重视与包括俄罗斯、蒙古在内的中亚地区的交流。所谓晚明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影响的结果。此时的世界体系也大为扩大,包括了欧亚大陆和以菲律宾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美洲。同时,非洲、亚欧大陆和其他地方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强,产生了诸如地主、商人等类型的独立创业者。全球的现代性大致呈现出这样的历史轨迹,其历史性是我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础,脱离了这个基础,研究就可能是走向虚空。

而且,我们在关注现代性的历史及其对现实的影响时,也要有现实的问题意识,重视研究当前现代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防止以历史研究代替或削弱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最后,要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现代性的悖论。在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悖论,它们妨碍了我们有效地把握现代性,正确地处理它们的关系也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悖论主要有:诸多因素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加速了它的衰落、溃败,但是,这些结果不但没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相反却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变本加厉的扩张和胜利;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相伴,资本的全球化也势如破竹,但是,与此相反,世界并没有同质化,却出现了多元化、文化多元主义和本土化等复杂局面;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在反对宗教、传统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内容与

宗教、传统是对立的,但是,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却促成了宗教、传统的复活或复兴,它们甚至还被用作现代性重建的资源。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它的悖论可能还不止这些,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性的真实状态和复杂性。

鉴于此,我们在认识和处理现代性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并由此确立我们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为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它,既要注意哪些问题属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哪些问题属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哪些问题属于其他国家借鉴欧美现代性时出现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欧美现代性的悖论,辩证地看待悖论的两个方面,据此研究现代性的发展态势,并确立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之道。

三、现代性建设中的传统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一方面,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一致性空前加剧,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地方化和传统却迅速复兴。传统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成为许多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往,传统是落后、退步的标志,现代性是在否定传统、追求新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的许多现代性理论却异常青睐传统和传统话语,人们对传统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这样,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也成为现代性研究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现代性和传统的悖论。一般来说,现代性在基本方面、根本方面是反传统的,二者的紧张、冲突是很难调和的,但是,新近的现代性研究重新抬出了传统,尝试把传统作为重建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以从中重新挖掘、发挥其作用,希望借此克服现代性的困境。这样的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首先就面临着现代性和传统的悖论:现代性基本

上是反传统的,如今却要把其反对的对象及其动力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其面临的结果可能是传统成功转化消解了现代性,或者不得不抛弃旧的资源,以换取现代性的继续发展。此外,现代性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创新、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注重对过去东西的维护、继承、发扬,传统和传统话语注定会从根本上质疑、否定和反对过度的发展,离开了发展主义,现代性的大厦就会动摇、坍塌。如果接受了发展主义,传统就不复存在、难以为继了。面对这样的悖论,实在难以把二者兼顾起来。

第二,许多现代性对传统的利用颇为可疑。现代性与传统的价值取向迥异,现代化是把传统作为障碍来反对、扫除的,所表现的破坏性、绝对性和彻底性都是罕见的,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暴露了其十足的霸权。为此,传统和传统话语有必要反对现代性的霸权和偏激,质疑其发展主义的基础,也应该提供有别于现代生活的可能,这也许就是传统之于现代性的意义。但是,传统并没有任何作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统并没有质疑发展的目的或模式,只是被抽译为差异的象征性表征,并被抽空了任何实质的内容”。^①也就是说,传统既没有质疑现代性的基本方面和阴暗面,又难以提供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可能,而是仅仅满足于提供抽象的差异或维持差异,它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徒具象征意义和空洞的符号价值而已。而且,这也与其替代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初衷相距甚远。

第三,有的现代性挪用、改造了传统,使其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服务于资本的增值和扩张。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资本和商品化逻辑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扩张,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也难以幸免,它们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以其差异性成为生产和消费的符号,并在日常生活与审美中大行其道,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出现了跨国资本、跨国公司、跨国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阶层”

等现象,与此相伴,产生了如何管理差异、如何影响新的消费等问题,与之相适应,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虽然它标榜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致力于建设多元、平等的文化,但它却是跨国公司为了寻找新的管理技巧、控制新的消费而创造的,实际上维护了资本扩张,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统治,而起不到抵制或替代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作用。

第四,现代性应该把传统作为积极的资源来吸收,而不是保守主义式地复原传统,回到过去。实际上,不但没有实体的、固定不变的传统,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地复原传统,回归传统。同样,当今欧美社会面对的传统,也只能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发展后并被重新阐释了的传统。因此,应该在反对本质主义传统观的基础上,把传统作为重建现代性可资借鉴的资源,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不至于在复古或复兴传统的歧途中迷失其真正的目的和方向。事实上,现代性也要求传统适应现代社会,积极参与现代性的建设,而不是代替自己,传统的取向也由此发生了转变,“它们不是指向过去,而是借道过去通往一个可选择的未来。”^②

四、全球现代性的主旨

全球现代性的含义丰富而复杂,其主旨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德里克是在单数的意义上使用“全球现代性”概念的,它类似于詹姆逊说的“单数的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换言之,全球现代性是单一的,主要指欧洲(或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这种界定“源于一种对那些支持全球化主张以及全球共同性所暗示的确定性的认识。同时,作为概念的全球现代性有意去克服一种目的论(和意识形

^①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17页。

^② 同上,第220页。

态)的偏见,这种偏见已经渗入那些用于描述全球共同性和同质性的全球化术语中。”^①德里克的这个概念既要吸收全球化概念的成果,又要克服其目的论和意识形态的偏颇。全球现代性承认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传播时导致的相似或相同的结果,也客观地强调,尽管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成为全球现实的重要部分,但全球现代性并不必然地向它发展,而且,它还存在着发展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又是亟待克服的。这样,与全球化相似,全球现代性概念包含了双重内容,不但指向对现代性(包括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和实现的期待(消除某些地方的边界),而且也指向对某些霸权的现代性的反对,甚至期待在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境遇中为某些地方确立新的边界。

其次,全球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呈现出一种相互支持、对抗的状态,“它(全球现代性——引者注)既否定又同时实现了殖民现代性,因为文化身份无可避免地和推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之经济体制环环相扣,以至于整个世界似乎被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所瓜分。”^②当代的全球现代性是欧洲中心主义受到挑战或后欧洲中心秩序的产物,它已经取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但仍然受到它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全球现代性是殖民现代性的最后实现。但是,全球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是复杂的,具有对抗性和共谋关系,“在一定层面上,全球现代性呈现为殖民主义的终结,一种能够冲击现代性的去殖民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之前那个被殖民的殖民现代性的替代性选择。另一方面,全球现代性也可以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在全球社会内在化中的普遍化和深化,这些社会具有与殖民主义纠葛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前提,对它来说现在没有可行的替代性选择”。^③也就是说,全球现代性反对殖民主义,是对殖民现代性的替代,但它又使殖民主义在全球更加普遍了,甚至深化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它参与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

的前提,已经成为我们建构新的现代性所无法回避的境况和起点。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开辟了一种可能:导致了资本的全球运动、人的流动和文化冲突等新现象,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与其说是去殖民化的表现,倒不如说是殖民主义对全球化了的资本进行重组的结果。这样就强制性地使其介入了对全球管理极为重要的新国家的运作中,并为由此造就的阶级代言,而这些阶级则成为其管理员的来源。这样看来,如果仅仅解构早期的殖民体制或去领土化,而没有终结殖民主义,就仍然起着强化殖民冲突(表现为全球性的冲突)的作用。实际上,早期殖民的权力构架并没有绝迹,至今仍然存在于全球地缘政治中。

最后,殖民主义已经转变为构建现代性的因素。这种转变有其必然性,这与发生于国族之内或国族之间的全球力量的变化有关。国族内或国族间的全球力量的变化,对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群体和阶层是有益的,他们已经感到殖民历史为其带来的好处,这样,殖民历史不但不会妨碍现代性,而且有助于其建立自身的现代性模式,促进其选择的现代性的发展。殖民历史的转变之所以可能,还与当代世界与过去的断裂有关,虽然当今世界的许多国族都反对殖民主义和殖民历史,但是,当代世界毕竟脱胎于殖民现代性,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殖民现代性与全球现代性关系密切,前者的实现是后者的条件,殖民现代性的视野至少有助于解释涉及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时经常存在的矛盾心理,诸如全球

①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20页。

② [美]德里克:《时间空间、社会空间和中国文化问题》,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7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6页。

③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25页。

化与帝国主义、当今世界的霸权等问题。此外,殖民现代性还有利于解释存在于当代全球现代性中的法西斯主义。

五、全球现代性的特征

全球现代性不同于全球化,也不同于其他现代性,甚至与现代性的早期阶段也相距甚远,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全球现代性是全球化的栖身之地和发展结果。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爾(Antonio Negri)所说的“帝国”就是说明全球现代性现象的一个恰当例子。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美国成为一个拥有超级军事霸权的帝国,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主权形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运而生,它没有中心而又无处不在,美国能够根据其意志宣布全球主权,无视或否定别国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帝国面临着诸多矛盾,需要独特的空间才能维持其统治,但这些空间中存在着帝国的众多挑战者,有的靠民主、公正、公民主权的现代典范意义取得了合法性,有的通过复兴过去的遗产赋予了其合法性;有的是过去的残余,有的则是现代性的遗产。它们包含了选择现代性的主张,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虽然这些主张和冲突是划分它们的依据,但它们都源自于一个共同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已经被全球化资本主义限定了。

第二,全球现代性重视传统,又重视现代性的新变化。20世纪80年代,东亚把传统的儒家资源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经济上成功了,国力增强了。它们一改过去的看法,把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这种观念在欧洲和北美也有一定的市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产生了伊斯兰现代性的主张。此后,类似的现代性相继出现,它们都宣称自己的传统能够促进现代性,并把传统作为构建其选择的现代性的基础。目前,不同的民族、文化、文明之间仍然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别,不过更多是由其人民内部的差异决

定的,其中根本的结构性差异(有的选择了资本主义,有的则没有)也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全球现代性同样也关注全球化引发的现代性新现象。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或者说,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全球化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权威,使其权力锐减,危言耸听的说法是:“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①但事实并非如此绝对、严重,甚至也存在着特例,全球现代性仍然承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及其力量增强的趋势,并能够及时地正视、吸收这些新的变化:“全球现代性绝不意味着呈现出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的‘死亡’。相反,近几年我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激增,国家力量相对于人口的增强。”^②这样,国家放弃了对民众应尽的大部分责任,转而把注意力从表面的民族转向了对全球趋势——全力追逐发展——的迎合。

第三,全球现代性从特定角度揭示了全球关系的变化和复杂性。冷战形成的三个世界空间已经在现代化话语中被内在化、合法化了。随着第二世界中社会主义力量的锐减和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新中心的出现,对第二世界纯粹地理空间的争夺也结束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关于国族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单元的问题。现实情况是,全球化包括了不同范围、层次的多种运动,它的运动路径从全球到地区再到国家,最后才到国家内部和地方。三个世界的空间与全球化构建的空间并置、交错,

^① 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页。

^②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23页。

殖民空间与本土空间相互重叠,出现了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空间(新奥尔良等)和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空间(上海等)的复杂现象。资本主义把全球的城市作为其节点,以网络化的方式向全球发展。受此影响,全球的经济活动呈现出网络般的发展态势,资本及其相关的组织以网状向前发展,处于网络上的组织就能够占尽先机、迅速发展;不在网络上或位于网络经济外的组织,就可能跌入深谷的缝隙,或者不能自拔而被淘汰,或者借助全球经济对它们的诱导、帮助,使其勉强发展。世界大多数的地方和人口没有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链条上,它们很难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和机遇,将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第四,全球现代性面向跨越国界的人类群体,揭示了阶级结构向全球蔓延的新现象。在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中,全球范围的经济交流已经打破了任何空间的封闭性,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完整空间也不复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资本、跨国公司迅速扩张,产生了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新群体,能够在不同空间中比较的阶级、性别、种族也出现了,阶级结构向全球扩散。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文化的构成也出现了跨越国界和跨越地区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把民族、文明视为完整的整体,就不合适了。阶级结构的扩散和诸如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职业组织在内的新的组织的出现,都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判断社会、文化性质的难度,更不要说预测其未来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现代性试图把握的是历史的剩余,而不是未来。

第五,全球现代性具有矛盾性——反对但又依赖殖民现代性。这种矛盾性增加了它处理殖民主义的难度。此前,作为一种激进的现代化话语,殖民主义概念批判了殖民主义者的驱动力。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种驱动力变得更为复杂了,这削弱了殖民主义概念的价值和批判力量,也更难把握全球现

代性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了。这也是理解全球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六、全球现代性的意义

全球现代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宏观地认识整个世界、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与态势,也能够帮助我们洞察现代性的起源与发展轨迹,破除笼罩在现代性之上的种种光环、迷雾,并启发我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策略。其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现代性有助于破除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地评价现代性的得失。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现代性视发展为唯一目的,极端、盲目地崇拜发展,以丧失幸福、未来、和谐的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甚至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追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发展的意识形态(或发展主义)。发展主义——现代性的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选择,也塑造了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态度,甚至构成了现代性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它由欧美输入到其他地方,并在被全球共享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和影响。为此,我们不但要正视其殖民主义性,还要质疑其合法性:“由积累和控制资源而引发的激烈竞争所推动的开发/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①而且,发展主义还强化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并引发了对它的崇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发展主义也客观地催生了其他发展模式的成功,这些成功既引发了对文化差异的肯定,又导致了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质疑,并有效地削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

第二,全球现代性有助于从现实层面理

^①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17页。

解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也与乔万尼·阿里基(Giovanni Arrighi)近期的观点有关。他提出,随着美国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已经向东亚(尤其是中国)转移。目前,美国经济衰退,其世界影响也大大减弱,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后,主导世界的时间可能快结束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霸权的普遍主义对全球的作用犹在,制定了其规则的欧美仍然竭力坚持。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诸如社会分化、过度开发、环境保护等问题。尽管“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能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实践的检验。全球现代性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局势的变化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和变化。

第三,全球现代性具有历史意义,能够启发我们关注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把现代性视为欧洲历史自主发展的必然产物,认为其起源于古希腊。但这种观念遭到了诸多的挑战。首先,它忽视或有意遮蔽了欧洲自己对这个观念的重构,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观念是现代欧洲自己的建构或杜撰。其次,它无视形塑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多重力量的作用,甚至隐藏了奴役、掠夺美洲的殖民主义行为。究其历史,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实际发展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种现代性是从欧亚地区的某一个部分产生,得到了资本主义(其独有的产

物)的授权,它以自己的名字赋予现代性,不论好坏,都是以自身的价值来构成的。当代全球现代性附带着在欧洲人占据主动地位之前的历史的回音,因为这个世界随后就被欧洲霸权和统治所重构。霸权的消散使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前,还可以看到被欧洲现代性所设定的界限之外的过去。”^①这样做不是为了故意否认欧洲现代性的合法性,也不是要否定欧洲在形成和发展世界现代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为了纠正以前被遮蔽的盲点,把它置于其起源、发展的具体时空中,历史地看待它的发展过程,客观地评判其得失,挖掘现代性的多种资源,以服务于现代性的重建。

第四,全球现代性发现并揭示了传统在新的语境中的变化。现代性的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并引发了其价值取向的转变。这样,传统就背弃了过去的与现代对立的立场(现代化话语曾经如此),放弃了向后看的保守主义立场,积极地面向未来、拓展未来,即“它们并不指向过去,而是从过去迂回出来,走向另一个未来”。^②可选择的现代性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传统转化为其可资借鉴的资源。而且,它还由此挑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合法性,反抗其压迫性和对其他现代性话语的压制,启发人们寻找适合自己的现代性,为现代性开启了新的未来和可能性,这也与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祝伟伟)

① [美]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反思》,2010年,第226页。

② [美]德里克:《全球现代性的再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